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四十一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七百六十五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四十

襄公

(卷)

十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
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

會吳于向

蠆公羊作蠆後
同向杜注鄭地

左傳

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

前年為楚
敗于庸浦

會于向為吳謀

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

吳伐楚
喪故

執

莒公子務婁

在會不書非卿

以其通楚使也

莒戴于楚故比年伐魯

將

執戎子駒支

駒支戎子名

范宣子親數諸朝

行之所在亦設朝位

曰

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

四嶽之後皆姓姜又

別為允姓瓜州杜注地在燉煌今陝西肅州西五百餘里古燉煌郡地

乃祖吾離被苫

蓋

苫編茅也蓋苫之別名

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

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

中分為剖

今諸侯之事我

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

會事

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

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

蠲明也

謂我諸戎是四

嶽之裔胄也

四嶽堯時方伯裔遠也胄後也

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

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

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

不內侵亦不外叛

至于今

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于

是乎有穀之師

在僖三十三年

晉禦其上戎亢其下

亢猶當也

秦

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倚之

角者當其頭倚者踣其足

與晉踣之

踣僵也

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

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

言給晉役不曠時

以從執政

猶彀志也豈敢離過今官之師旅

官猶稱執事也

無乃實有

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

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于會亦

無費焉

音悶也

賦青蠅而退

青蠅詩小雅取其愷悌君子無信讒言

宣子

辭焉

辭謝

使即事于會成愷悌也

成愷悌不信讒也不書者戎為晉屬不得

特達

于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

幣而益敬其使

齊子叔老字也言晉敬魯使經所以並書二卿

吳來在向諸侯會之故曰會吳使舉上客而叔老
竝書者以卿行則不得不書矣季孫宿以卿為介
而忘其亢叔老介於宿而不敢避魯事可知矣

附錄
左傳

吳子諸樊既除喪

諸樊吳子
乘之長子

將立季札

札諸樊
少弟

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曹君

公子負芻也殺大子自立事在成公十三年

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

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

諸樊適子
故曰義嗣誰

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于子臧以無

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傳言季札之讓且明吳兄弟相傳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

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秦晉兵爭止此

左傳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

櫟役在十

一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

經所以不稱晉侯

及涇不濟

涇杜注水出安定朝那縣至京兆高陸縣入渭

叔向見叔孫穆子

穆子賦匏有苦葉

詩邶風義取深則屬淺則揭言已志在必濟

叔向退而

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懿子北宮

括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

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

人多死飲毒水故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

于棫林棫林杜注秦地案棫林即舊鄭咸林也今為華州屬陝西不獲成焉荀偃

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示不反唯余馬首是瞻言進退從

已已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有是也余馬首欲東乃歸惡

偃自專故棄之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左史晉大夫不待

中行伯乎

中行伯荀偃

莊子曰夫子命從帥

夫子謂荀偃

樂伯

吾帥也

廩下軍帥莊子為佐故曰吾帥

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

也

以從命為待

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

軍帥

不和恐多為秦所禽獲

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

遷延却退

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

二位于戎路

鍼廩之第二位謂廩將下軍鍼為戎右

敢不恥乎與士鞅

馳秦師死焉

鞅士甸子

士鞅反樂廩謂士甸曰余弟不欲

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

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于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

會伐秦

仲江宋公孫師之子

不書情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

括不書于向

亦情

書于伐秦攝也

能自整攝從鄭子矯俱濟涇

秦伯

問于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

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

盈乎

盈黶之子

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

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况其子乎

武子欒書黶之父也召公爽聽訟于

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害其樹而作勿伐之詩在召南

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

人武子所施沒矣而厲之怨實章將于是乎在秦伯
以為知言為之請于晉而復之

為二十一年晉滅欒氏張本

此一役見晉悼公命將非人委政以階厲也夫以
十三國之卿大夫帥重兵壓秦境而師出無律將
各異心勞民無功晉侯待于境上視若贅旒此皆
悼公終急致諸臣之專恣也

已未衛侯出奔齊

公羊作衛侯行

左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

文子孫林父惠子甯殖

皆服而

朝日盱不召

盱也盱晏

而射鴻于圃二子從之不釋皮冠

而與之言

皮冠田獵之冠也既不釋冠又不與食

二子怒孫文子如戚

戚孫文子邑

孫蒯入使

蒯文子

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

之卒章

大師掌樂大夫巧言詩小雅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戚河上

邑公欲以喻文子居河上而為亂也

大師辭師曹請為之

師曹樂人初公有

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

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

孫恐

蒯不蒯

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

欲先公作

亂并帑于戚而入見蘧伯玉曰伯玉蘧瑗君之暴虐子所

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

敢奸之奸猶犯也雖奸之庸知愈乎言逐君更立未知當勝否遂行從

近關出懼難作欲速出竟公使子驥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

丘宮三子衛羣公子疑孫子故孫子皆殺之四月已

未子展奔齊子展衛獻公弟公如鄆鄆杜注衛地使子行于孫子

子行羣公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

徒于阿澤阿澤杜注濟北東阿縣西南有大澤鄆人執之公徒因敗散還故為公執

之初尹公佗學射于庾公差庾公差學射于公孫丁

二子追公

二子佗與差

公孫丁御公子魚曰

子魚庾公差

射為

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

禮射不求中

射兩鞫而還

鞫車軛卷

者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

轡而射之貫臂

貫佗臂

子鮮從公

子鮮公母弟鱄

及竟公使祝

宗告亡且告無罪

告宗廟

定姜曰

定姜公適母

無神何告若

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鄉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

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

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

厚成叔魯大夫

寡君使瘠

厚成叔名

聞君

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

瘠敢私于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

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

大叔儀衛大夫

羣臣不佞得罪于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

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

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

厚孫成叔

語臧

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鱣以

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邾寄衛侯

邾齊所滅邾國

及其復也以邾糧歸

言其貪

右宰穀從而逃歸

穀衛大夫

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

言初從君非說之不獲已耳

余狐裘而羔袖

狐裘至美也以羔為袖則少惡喻已雖從君出其罪不多乃赦之

衛人立公孫剽

剽穆公孫黑背子殤公

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

命于諸侯

聽盟會之命

衛侯在邾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

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

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

之言道

順道理

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

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

為二十六年衛侯歸傳

按春秋惟弑君者書某弑其君至君為其下所出

祇書出奔而已蓋出之為言不容而見逐之謂言

出奔則或君無道或臣彊皆可推其前後事迹而

見之矣出奔而名者兩君之辭剽已立而衍不名

者剽以公孫為貴卿交諸侯以逐其君而自取之

故絕其兩君之稱也然則叔武攝位而鄭亦不名何也叔武稱子剽稱侯稱子者讓之意也稱侯者篡之實也美惡不嫌同辭

附錄左傳

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

子之軍

成國大國

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于是

知朔生盈而死

朔知營之長子盈朔弟也盈生而朔死

盈生六年而武

子卒堯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

裘士魴子

十三年荀營士魴卒子皆幼未任為帥故新軍無帥遂舍之

師曠侍于晉侯

曠師

晉樂大
師子野

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

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
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
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
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
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
性有君而為之貳貳卿佐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
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

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

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

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

謂大史君舉則書

瞽為詩

瞽盲者為

詩以風刺

工誦箴諫

工樂人也誦箴諫之辭

大夫規誨士傳言

士卑不得

徑達聞君過失傳告大夫

庶人謗

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則誹謗

商旅于市

旅陳也陳

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

百工獻藝

獻其技藝以喻政事

故夏書曰道人以

木鐸徇于路

夏書惰征篇道人行人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徇于路求歌謠之言

官師

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

有道久徇路之

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

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傳善師曠能因問盡言

莒人侵我東鄙

莒自滅鄆後七年之間四侵魯境是蔑晉也泲梁之執蓋有由矣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左傳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

在前年

子囊帥于棠以伐吳

棠楚地寰宇記六合古棠邑今六合縣屬江南

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為

不能而弗傲吳人自皋舟之隘要而擊之

皋舟吳險
死之道

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傳言不備
不可以師

楚既不得志於北方故構怨於吳傳載是年冬子
囊卒遺言必城郢則吳為楚患迫矣

附錄
左傳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

將昏于齊故也
定公劉夏之諡

曰昔伯

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昨大師以
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

環齊
靈公

名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

朕命

傳言王室不能命有功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薑莒人

邾人于戚

左傳

晉侯問衛故于中行獻子

獻子荀偃

對曰不如因而定

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

曰因重而撫之

重不可移就撫安之

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

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

會于戚謀定衛也

定立

范宣子假羽毛于齊而弗

歸祈羽為旌王者游車之所建齊私有齊人始貳

之因謂之羽毛宣子聞而借觀之

晉悼用師於鄭衛衎無役不從今為其臣所逐晉
當會諸侯納衛君誅孫甯以伸伯討乃聽賊臣立
君而為會以定其位悼公之失莫甚於此林父在
會以是知其謀定剽也苟偃弑君之賊其右剽也
宜矣

附錄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

左傳子庚司馬公子午也

當代子囊為令尹

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

名謂前年諡君為共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

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詩小雅忠信為周言德行歸于

忠信即為萬民所瞻仰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

劉劉孔氏穎達曰釋例地湖蓋魯城外之近地

左傳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報二年豹之聘尋十一年亳之盟

見孟獻子尤其室尤責過也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

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聞聞非

也言獻于友于
兄且不隱其實

公嘗如晉晉侯出國而盟公于長檮此霸主所以
懷望國也而魯以待向戍戍之亢公之卑為已甚
矣

劉夏逆王后于齊

左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鄉不行非禮也
劉夏

非鄉也天子不親迎使上
卿逆公監之乃為合禮

公辛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
傳

何以邑氏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

穀梁傳過我故志之也

婚姻得禮者常事不書失禮然後書王后天下之
母上儀天王昏禮莫大於是而使士往迎是卑其
身而輕人倫之本矣故因劉夏之過我而書之以
示非禮不書歸與紀季姜異魯不為主也

附錄左傳

楚公子午為令尹

代子囊

公子罷戎為右尹為子

馮為大司馬

子馮叔教從子

公子橐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

左司馬屈到為莫敖

屈到屈蕩子

公子追舒為箴尹

追舒莊王

子子南

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

謂楚于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

覲心

無覲覲以求幸

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

詩周

南行列也周徧也詩人嗟歎言我思得賢人置之徧于列位是后妃之志以官人為急

王及公

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鄭

尉氏司氏之亂

在十年

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

子產之故納賂于宋

三子之父皆為尉氏所殺故

以馬四十乘

六百

十與師役師慧

樂師也 慧其名

三月公孫黑為質焉

公孫黑子

哲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

之賢而放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鄭人醢之三人也

三人堵女父尉翩司齊

師慧過宋朝將私焉

私小

其相曰

相師者

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

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

焉故也

千乘相謂子產等也言不為子產早殺三盜俟賂方歸是重淫樂而輕國相

子罕

聞之固請而歸之

言子罕能改過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遇杜注
魯地

公羊傳

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

衛衎在齊而季孫宿會戚以立剽故齊來伐魯於是時三分其民而公室卑弱不足以當敵故救成而不敢進也季孫救台遂入鄆而无忌公親救成則至遇而難前觀宿之彊則知公之所以弱矣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郭

左傳

夏齊侯圍成貳于晉故也于是乎城成郭

由不能救成故成郭壞此孟氏私邑而叔季帥師
城之者三家相黨以備齊為名興大役故其城堅
固可守卒為魯患而不可墮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左傳秋邾人伐我南鄙

亦貳于晉故

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

討邾莒

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伐魯未之討

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

卒遂不克會

為明年會
湟梁傳

邦背晉與齊而黨於莒故來伐魯以望國而不競
如此則民分於三桓故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晉悼賢君也悼沒而春秋無霸矣晉自靈成景厲
四世不競周嗣服之初慨然思復文公之業經營
內外卒成三駕之功楚服其威鄭懷其德抑何盛
也然謹於諸侯而縱於大夫工於撫鄭而拙於懷
陳明於治楚而暗於治秦君子惜焉而尤失正者

不討衛孫林父甯殖逐君之惡而庇之晉之六卿
魯之三家齊之崔慶陳氏視此而縱矣

附錄

左傳鄭公孫夏如晉奔喪

夏子

子驕送葬

言諸侯畏晉故帥共

葬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王者曰以

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

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

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

言必為盜所害

納此

以請死也

請免死

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

治攻

也富而後使復其所

賣玉得富

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

妻而歸諸范氏

堵狗堵女父之族狗娶于晉范氏鄭人既誅女父畏狗因范氏作亂故奪

其妻歸范氏先絕之傳言鄭之有謀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晉平初立見諸侯多不協汲汲欲會而速葬其親
悖禮甚矣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澠梁戊寅大夫盟

澠梁杜注澠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案

爾雅梁莫大于湟梁湟水名梁隄也今濟源縣西北原山有白澗水而湟水也

左傳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平公悼公于彪羊舌肸為

傅肝叔向也張君臣為中軍司馬張老子祁奚韓襄代士渥濁

樂盈士鞅為公族大夫祁奚去中軍尉為公族大夫去劇職就閭官韓衰無忌子

虞丘書為乘馬御代程鄭改服修官烝于曲沃既葬改喪服修

官選賢能烝冬祭也諸侯五月而葬既葬卒哭作主然後烝嘗于廟今晉將有湟梁之役故速葬而烝

警守而下會于湟梁順河東行命歸侵田以我故執

邾宣公莒犁比公犁比莒且曰通齊楚之使晉侯與

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

歌古詩當各從義類

齊

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

夫盟高厚高厚逃歸于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

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自曹以下大夫

不書故傳舉小邾以包之

公羊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

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徧刺天下之

大夫君若贅旒然

旒旗旒贅繫屬之辭以旗旒為喻者言為臣下所執持東西莫能自

也主

穀梁傳

涖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
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

春秋書大夫皆有所繫救徐之役諸侯次匡而遣
大夫往則大夫帥師實受諸侯之命也故書曰公
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雞澤之會諸侯已
盟而大夫又盟然猶受命盟袁僑也故書曰叔孫
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今涖梁之會諸侯

皆在若大夫受命而盟則宜書魯卿及諸侯之大夫盟而獨書大夫則是大夫自相與盟非諸侯之命矣故不以大夫繫之諸侯著諸侯失政而大夫無諸侯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執以歸始此

諸侯有罪執之以歸而不歸京師已則不臣而以討人非正也故稱晉人而二君不名

齊侯伐我北鄙

齊侯自柯陵之會遂不復出但使世子伉禮出會
蓋有輕諸侯之心晉會溴梁以討貳齊獨不至乃
益復伐我三年之間師五至魯暴亦甚矣

夏公至自會

見公出謀齊尚未及返而已見伐於齊也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左許男請遷于晉
楚欲叛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

人歸諸侯

唯以其師討許

鄭子驩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

諸侯之師

鄭與許有宿怨故其君親行

穆叔從公

從公婦

齊子帥師

會晉荀偃

齊子叔老

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

夷平也言諸侯之卿可以

會伯子男于義為平

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

棫林

函氏杜注皆許地

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楊梁之役

晉師獨進楊梁

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

湛阪

杜注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水經注湛水出欒縣北魚齒山東南流為湛浦即此今葉縣北有昆

陽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

不書

復伐許而還

許未
遷故

鄭非主兵曷為會鄭伯春秋不以大夫主諸侯則
推而屬之鄭正君臣之分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成左氏作郕今
從公羊穀梁

左傳秋齊侯圍郕

郕魯孟氏邑
貳晉故伐魯

孟孺子速徵之

孟獻子
之子莊

子速也
徵要也

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

而還

海陘杜注
魯隘道

去年伐我圍成今春再伐至是又圍成甚之也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左傳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言齊再伐魯晉人曰以寡君

之未禘祀禘祀三年喪畢之吉祭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

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

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庶幾乎晉來救比執

事之閒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圻父詩小雅周司馬掌封

畿之兵甲故謂之圻父詩人責圻父為王爪牙不修其職使百姓受困苦之憂而無所止居獻子

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

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

鴻雁詩小雅卒章曰鴻雁于飛哀鳴磬磬唯此哲人

謂我劬勞言魯憂困磬磬然若鴻雁之失所

宣子曰勾在此敢使魯無鳩

乎

鳩集也

書如晉於圍成後著魯不能自彊於政治急則求晉非待敵保邦之策也

日講春秋解義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舊要卷一千七百六十六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四十一

襄公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

邾公羊穀
梁作闕

去年晉執以歸此書卒者蓋晉尋釋之不書其歸
不告也

宋人伐陳

左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印卑宋也

司徒印
陳大夫

早宋不
設備

宣十二年宋師伐陳為晉討貳也此年宋人伐陳
考之左氏不見二國致釁之由而陳自逃歸後不
復與諸侯會其亦以晉命伐之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左

傳衛孫蒯田于曹隧

越竟而獵蒯
林父之子

飲馬于重丘

重丘
杜注

曹邑寰宇記重丘在乘氏縣東北
今山東曹縣東北有乘氏故城

毀其瓶重丘人閉

門而詢之

詢罵也

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

厲惡鬼林父
逐君在十四

年 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

買石 稷子

孫蒯不 書非卿

取重丘曹人愬于晉

為明年晉人 執石買傳

孫蒯犯上之臣越境田獵而遭曹人之辱不內自
省乃挾貴卿將重兵以攻其國何義乎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桃公羊作洮杜注 弁縣東南有桃虛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高厚上左 氏無齊字

左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

前年圍郟 辟孟孺子

秋齊侯伐我

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

防臧 紇邑

師自陽關逆臧孫

至于旅松

陽關杜注在泰山鉅平縣東今山東寧陽縣東北有陽關故城旅松杜注近防地魯

師畏齊不敢至防

邴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

之而復

邴叔紇叔梁紇臧疇臧賈臧紇之昆弟也三子與臧紇共在防故夜送臧紇于旅松而復

還守齊師去之

失臧紇故

齊人獲臧堅

堅臧紇之族

齊侯使夙

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

終姑又使其刑臣禮于士以杙扶其傷而死

言使賤人來唁

已是惠賜不終也夙沙衛奄人故謂之刑臣杙小木也椽屬

齊君臣同來伐魯異道而進分圍二邑類而書之

其恃衆暴寡可見矣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左傳

宋華閱卒華臣弱臯比之室

臣閱之弟臯比閱之子弱侵易之

使

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鉞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

盧門宋城門合向戌邑後屋後

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臯比私有

討于吳遂幽其妻

幽吳妻也

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

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

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
之左師為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惡十一月甲

午國人逐瘕狗瘕狗入于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

遂奔陳

瘕狗狂狗也華臣心不自安見逐狗而驚走

華臣暴亂宗室國討不加懼而出奔失政刑矣君
子違不適仇國陳方仇宋而臣奔焉尤可誅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

左傳冬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

魯之四鄙莒伐其東齊伐其北邾伐其南其不振亦甚矣邾之先君以伐魯見執於晉故嗣子叛晉與齊在喪而興師以修怨也此祝柯之會所以復見執與

附錄左傳

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于農收

周十一月

今九月收斂時

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

之皙實興我役

澤門宋東城南門也皇國父白皙而居近澤門

邑中之黔實

慰我心

子罕黑色而居邑中

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扑而

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
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或問其

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傳善子罕分謗

齊晏桓子卒晏嬰父也晏嬰處纒斬斬不緝之也纒在胸前纒三升布

苴經帶杖菅屨苴麻之有子者取其纍也杖竹杖菅屨草屨食嚮居倚廬

寢苦枕草此禮與士喪禮畧同嚮謂朝一溢米畧一溢米倚廬倚東牆而為之菅編草也王儉

云夏枕由冬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鄉為大夫晏子

惡直已以斥時失禮故孫辭畧答家老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左 十八年春白狄始來

白狄狄之別名

公羊 傳 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

不書朝者不能行朝禮也春秋據事直書因其來而接之則書來義與介葛盧同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左 傳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于

純留杜注二縣皆屬上黨郡純地

理志作屯今俱屬山西潞安府 為曹故也

前年衛伐曹

穀梁傳 稱行人怨接于上也

石買以君命聘晉晉人執之晉知買伐曹之為惡
獨不知孫氏逐君之為惡乎假晉欲明天子之禁
修方伯之義莫如正孫蒯之惡諸侯服矣今置所
先而治所後伯討固若是乎

秋齊師伐我北鄙

穀梁作齊侯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左傳 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

弗勝

厲公獻子所弑者

公以戈擊之首隊于前跪而戴之奉

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

梗陽杜注晉邑在大原晉陽縣南今山西清源縣有梗陽

故城臯巫名夢竝見之

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

巫亦夢見獻子與厲公訟

巫

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于東方則可以逞

巫知獻子有死徵故

勸使決意伐齊

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

玉二轂

雙玉曰轂

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

環齊靈公名

負其衆

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

神主民也

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

馬彪晉平公名稱臣者明上有天子以謙告神曾臣猶末臣其官臣偃實先後之

守官之臣偃獻子名

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信

正言故以死自誓

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

濟尋湔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

之廣里

平陰杜注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于門外作塹橫行廣一里今平陰古城

在山東盧縣東北

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

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

析文子齊大夫子家吾

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

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

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

不能久
敵晉

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

巫山杜注在盧縣東北今山東肥城縣西北有孝堂山即

齊侯望
晉師處

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

疏陳之

斥侯也疏建旌旗
以為陳示衆也

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

先

偽以衣服為人形
也建旆以先驅

輿曳柴而從之

以揚
塵

齊侯見之

畏其衆也乃脫歸

脫不張
旗幟

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

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

烏烏得空
營故樂也

邢伯告中行

伯曰

邢伯晉大夫邢侯也中行伯獻子

有班馬之聲

班別也夜適馬不相見故鳴

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

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

而殿

此衛所欲守險

殖綽郭最曰

殖綽郭最齊之勇士

子殿國師齊之

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于隘以塞道

恨二子故

塞其道欲使晉得之

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

脰頸也

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

射兩矢中央

顧曰為私

誓州綽曰有如日

言必不殺女明如日

乃弛弓而自後縛之

縛反

之其右具丙

州緯之右

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

甲衿

不解

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

險固城守者

已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

京茲杜注在平陰城東南

乙酉魏絳樂盈以下軍克邾

樂廩死其子盈佐下軍邾杜注平陰西有邾山

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

盧齊邑

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

周伐雍門之萩

秦周魯大夫趙武及之共伐萩也雍門齊城門

范鞅門于雍

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

殺犬示聞暇

孟莊子斬其

楸以為公琴

莊子孺子速也楸木名

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

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

二子晉大夫申池齊北門

池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

齊西門

州綽門于

東閭

齊東門

左驂迫還于東門中以枚數闔

枚馬槌也闔門扇也

數其板示不恐齊侯駕將走郵棠

郵棠杜注齊邑今山東即墨縣南有甘棠社即古棠

鄉

大子與郭榮扣馬曰

大子光也榮齊大夫

師速而疾畧也

言欲

畧行其地無久攻意

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

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劍斷鞅乃止甲

辰東侵及濰南及沂

濰水經注濰水出琅瑯箕縣過東武平昌高密淳于邳都昌入

海箕縣在今莒州東武故城今為諸城縣治平昌高密淳于皆在今安邱縣都昌今昌邑縣也沂杜注沂水出東莞蓋縣至下邳入泗蓋縣省入沂水縣今屬山東青州府

穀梁傳

非圍而曰圍

據實伐

齊有大馬亦有病馬非大而

足同馬

齊非大國諸侯豈足同圍之與

諸侯同罪之也亦病矣

凡侵伐圍入未有書同者齊背盟主數伐小國諸

侯同心圍之故特書同見衆所同惡也或疑鞏之

戰晉亦為魯衛伐齊而書法各異蓋事有似同實

異者鞏之戰雖曰為魯衛討其實大夫逞其私憾

耳今茲伐齊則從衆欲而出師以問齊人憑陵與國之罪非為其私此聖人之特筆也

曹伯負芻卒于師

穀梁傳 閔之也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左傳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

欲專權

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

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

子庚楚令尹公子午

楚子聞之使揚豚

尹宜告子庚曰

揚豚邑大夫名宜

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

出師死不從禮

不能承先君之業死將不得從先君之禮

不穀即位于今

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

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

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于

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

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于汾

汾杜注襄城縣東北有汾丘城水經

注潁水東歷置丘城南故汾丘城也今襄城縣屬河南

于是子驕伯有子張從

鄭伯伐齊

子張公孫黑肱

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

謀二子子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

于魚陵魚陵杜注魚齒山也在南陽犇縣北鄭地水經注湛水源于魚齒山在今河南汝州東南

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將涉潁故于水邊權築小城以為進退之

備上棘郡縣志陽翟有上棘城在今河南禹州南旃然杜注旃然水出滎陽成皋縣東入汴水經注索水

出京縣西南嵩渚山即古旃然水也嵩渚山在今河南滎陽縣東南為子馮公子格率

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胥靡獻于雍梁杜注皆鄭邑河南陽翟縣東北

有雍氏城右回梅山梅山杜注在滎陽密縣東北侵鄭東

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信再

宿也涉于魚齒之下

杜注魚齒山之下有澁水故言涉

甚雨及之楚師

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

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

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師曠唯

歌南北風者聽晉楚之強弱

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

夫晉大

天道

多在西北

歲在亥章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

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

曰在其君之德也

楚之伐閒鄭伯之出也蕭魚以後楚師又加鄭而

無功晉悼推誠之效亦見於此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柯公羊作阿祝柯杜注祝柯縣屬濟

南郡按禮記武王封黃帝之後于祝即此今山東長清縣豐齊鎮北有故城

左傳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

督揚杜注即祝柯也

曰

大毋侵小

會有王臣而盟無王臣則再舉諸侯會盟皆有王

臣則不再言諸侯無王臣而再舉諸侯以閒有異

事言各有當也

晉人執邾子

左傳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

伐魯在十七年

邾屢伐魯不畏晉也故又執其君不言以歸舍之也執之舍之不以王命雖當其罪非正也

公至自伐齊

公羊傳

此同圍齊也何以致伐未圍齊也未圍齊則其

言圍齊何抑齊也曷為抑齊為其亟伐也或曰為其驕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

即上十一年伐鄭齊世子光在莒子

上之

穀梁傳

春秋之義已伐而盟復伐者則以伐致

亳城北之類

盟不復伐者則以會致

會于蕭魚之類

祝柯之盟盟復伐齊

與曰非也然則何為以伐致也曰與人同事或執其

君或取其地

同與邾圍齊而晉執其君魯取其地與盟後復伐何異

此與僖二十九年致圍許異辭何也蓋彼以會出

而遂圍許以圍許為勲勞故以圍告此以伐齊出

而歸以伐齊告圍乃伐之一事耳皆魯史之舊無

他義也

取邾田自滹水

滹水杜注滹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按合鄉漢縣

北齊省湖陸即湖陵在今山東魚臺縣東北

左傳遂次于泗上疆我田

正邾魯之界也泗水名

取邾田自滹水

歸之于我

邾田在滹水北今更以邾為界故曰取邾田

晉侯先歸公享晉

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

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

之鼎

荀偃中軍元帥故賄之五匹為束四馬為乘壽夢吳子乘也獻鼎于魯因以為名古之獻物必

有以先故今以璧馬為鼎之先

荀偃瘳疽生瘍于頭

瘳疽惡創

濟河及著

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

鄭甥可

鄭甥荀吳其母鄭女

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

目開

宣

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敗不如事主猶視樂懷子曰其
為未卒事于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
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

夫也

自恨以私待人

公羊傳其言自瀆水何以瀆為竟也何言乎以瀆為竟

瀆移也

魯本與邾以瀆為竟瀆移入邾界魯隨而有之

穀梁 傳 軋辭也 軋委曲隨遼水也 其不日惡盟也

僖公取濟西田不言曹成公取汶陽田不言齊魯地也此言取邾田則非魯之舊而恃晉威以彊取明矣自遼水者隨遼水以為界也

季孫宿如晉

左傳 季武子如晉拜師 謝伐齊 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 代

偃將中軍 賦黍苗 黍苗詩小雅喻晉君 季武子興再拜稽

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

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

六月亦小雅以晉侯比吉甫出征以

匡王

國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左傳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欒魴欒氏族為懷子之言故

十四年林父逐衛侯衎奔于齊故獨伐齊林父之惡極矣亦以病晉侯也

附錄左傳季武子以所得于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

林鐘律名鑄鐘聲
應林鐘因以為名
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

子令德

天子銘德不銘功

諸侯言時計功

舉得時動有功則可銘

大夫

稱伐

銘其功伐之勞

今稱伐則下等也

從大夫之例于三者為下等

計功

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

取其所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

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

國幸于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為城西郭及武

城傳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環公羊作瑗

左傳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駸聲姬生光以

為大子

顏駸二姪母姓因以為號懿聲皆證兄子曰姪

諸子仲子戎子

諸子諸妾

姓子者二子皆宋女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

大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

廢立嫡之常

閒諸侯難

也光之立也列于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

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

東大子光

徒之東鄙

使高厚傅牙以為大子夙沙衛為少

傳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

朝非禮也婦人無刑

無黥刑之刑

雖有刑不在朝市

謂犯死刑

者猶不暴尸

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即位

經書辛卯光定

位而後赴

執公子牙于句瀆之丘

地名以夙沙衛易已

謂衛

教公

易大子

衛奔高唐以叛

高唐杜注在祝柯縣西北今山東禹城縣北有古高唐城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左傳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

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

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

穀梁傳

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

怒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為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讓矣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為士匄者宜奈何宜禫帷而歸命乎介

除地為禫于禫張惟反命于介介歸告君君命乃還不取專也

穀齊地還者善辭也春秋之時侵伐四出背殯帥

師冒喪伐人者衆矣而士匄奉命出師聞喪而還於禮得矣穀梁氏謂禮宜墾帷而歸命于介非也使士匄未出晉境如是焉可也已至齊地則進退在士匄矣况喪必不可伐非進退可疑而待請者故詳書所至及還善之也

附錄左傳

于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于晉大夫范宣子

言于曰侯以其善于伐秦也

十四年晉伐秦子矯見侯之師而勸之濟涇

六月晉侯請于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

行葬禮

禮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左傳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于灑藍而兼其室

灑藍杜注齊地

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于昏也

解經不言崔杼殺而為國討文

殺高厚者崔杼也然莊公德杼援立之私聽其所

為而不問又以晉新行義於齊欲歸罪於高厚以

為解則亦公之所欲也故以國殺而不去其官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嘉公羊作喜

左傳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

純門之師子孔當罪

十年尉止等作難西宮子孔知而不言前年子孔召楚師至純

門

以其甲及子草子良氏之甲守

以自守

甲辰子展子

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

專也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媯之子也

子然

子草父士子孔子良父宋子圭媯皆鄭穆公妾

圭媯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

亞次也

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

鄭僖四年魯襄六年

子然卒

簡之元年

鄭簡元年魯襄八年

士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草子

良之室

司徒孔
即子孔

三室如一故及于難子草子良出奔

楚子草為右尹

子草即鄭丹
為楚右尹

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

聽政立于產為鄉

凡稱國以殺大夫者國君大臣與謀其事不請於天子而擅殺之也故雖殺有罪亦書其官嘉召楚人伐其國則是背畔之臣國人之所同惡使子展子西正名誅之而不利其室則當如殺良霄之例稱人以殺而削其官矣

冬葬齊靈公

附錄左傳

齊慶封圍高唐

風沙衛以高唐叛故

弗克冬十一月齊侯

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

衛下與齊侯語

問守備焉以無

備告揖之乃登

齊侯以衛告誠揖而禮之欲生之也衛志于戰死故不順齊侯之揖而還

登城聞師將傳食高唐人殖綽工儻會夜緹納師

因其會食

二子齊大夫

醢衛于軍

城西郭

左傳城西郭懼齊也

郭外城也魯備齊難城其國之西郭則凡西境亦不敢保其徹守益微矣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左傳齊及晉平盟于大隧

大隧杜注地闕或曰在今高唐州境

故穆叔會

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

載馳衛風四章曰控

于大邦誰因誰極取其欲引大國以自救助

叔向曰盱敢不承命

魯懼齊而援晉以自固是特政在大夫專相為會

故詳志之

城武城

武城杜注泰山南武城縣通典費縣有古武城今故城在山東費縣西南

左傳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附錄左傳

衛石共子卒

石

悼子不哀

買之子石惡

孔成子曰是

謂蹇其本必不有其宗

孔成子衛大夫蹇拔也為二十八年石惡出奔傳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速公羊作邀後

同

左傳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

盟故也

督揚盟在前年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澶淵杜注衛地在頓丘縣南水

經注浮水故瀆上承大河于頓丘縣而北出東逕繁陽故城按浮水即澶淵也當在今內黃縣之南開州

之西北

左傳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

齊之無道諸侯圍之而不服以士匄聞喪還師遂會于澶淵修德來遠信有徵矣經於服異則書同盟此齊成而盟何以不言同同盟云者名生於不

足也平公祝柯澶淵之盟不言同其悼公之遺烈
與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左傳邾人驟至
驟數也謂十五年十七年伐魯
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

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祝柯之會既執邾子又取其田報亦足矣而復伐
之不已甚乎且夏盟而秋伐何以盟為

蔡殺其大夫公子燹蔡公子履出奔楚

燹穀梁作濕

左傳

蔡公子燹欲以蔡之晉

背楚

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

弟也故出奔楚

欲自解

燹之欲去楚而之晉也既以追成先志又懼楚役求紓其民皆謀國之合義者國人乃不順而殺之非其罪矣故稱國而不去其官履懼禍出奔自理於楚春秋據事書之或謂貶其不與兄同志曲說也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黃公羊穀梁作光後同

左傳

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逼

二慶陳卿恐黃逼奪其政

愬諸楚

曰與蔡司馬同謀

同欲之晉蔡司馬公子變

楚人以為討公子黃

出奔楚

奔楚自理

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于踐土之

盟

先君謂父莊侯踐土盟在僖二十八年

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

能行而卒

文侯卒在宣十七年

楚人使蔡無常公子變求從先

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變言不

與民同欲也

罪其違眾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

稱弟罪陳侯及二慶公子黃將出奔呼于國曰慶氏無道求專

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為二
十三

年陳殺
二慶傳

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

親而奔之惡也所以惡
陳侯

二慶愬陳黃於楚陳侯不能為之辨明而使之出
奔是以一國之大不能庇其弟也黃見惡於楚而
反奔楚蓋方是時晉霸衰微諸侯畏楚欲隱身於

他國恐楚人以為討而不能庇故赴楚而自理與
蔡履同可哀也矣

叔老如齊

左齊子初聘于齊

齊魯有怨今始
復通故曰初

禮也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左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戍之聘也

向戍聘在
十五年

褚師段

逆之以受享

以宋共公子子石也
迎以入國受享禮

賦常棣之七章以

卒

武子賦也七章以卒盡八章取其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宜爾室家樂爾妻孥言二國好合宜其室家

相親如兄弟

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

魚麗詩小雅卒章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喻聘宋得其時

公賦南山有臺

南山有臺詩小

雅取其樂只君子邦家之基邦家之光喻武子奉使能為國光輝

武子去所曰臣不

堪也

去所辟席

魯自蕭魚後連歲與彊齊邾莒交兵不遑聘問今始平齊遂交鄰國以尋舊好且以結援耳

附錄左傳

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

悼子甯喜

吾得罪于君悔而

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

入則掩之

掩惡名

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

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為二十六

年衛侯

歸傳

日講春秋解義卷四十一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騰錄貢生臣王廷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四十二

詳校官原任侍講_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七百六十七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四十二

襄公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

謝十八年伐齊之師

潞水之田

朝聘會同禮有常期襄公以取邾田德晉而於歲首朝正之會親往拜之失禮甚矣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漆閭丘杜注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

亭今山東鄒縣北有漆城

即漆鄉也顯閭亭即閭丘

左傳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庶其邾大夫

季武子以公姑姊

妻之皆有賜于其從者于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

曰子盍詰盜

詰治也

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

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

其竊邑于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

阜牧輿馬

給其賤後從阜至牧凡八等之人

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

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

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

言欲納民于法度必信有諸已

前後所行皆可明驗

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

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

念茲在茲

夏書大禹謨茲此也謂行此事當念使可施之于此釋茲在茲也釋除也謂

欲有所治除于人亦當顧已得無亦有之

名言茲在茲

名此事言此事亦皆當令可施于此

允出茲在茲

允信也一念信出于此則其徵之事者亦當在此

惟帝念功

言其

責在帝帝念功則功可成也此斷章為義故與尚書本文稍殊

將謂由已壹也

言非但意

念而已當頌信已誠至

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

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

公羊傳邾婁庶其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

穀梁傳

以者不以者也

人臣無專祿以邑叛之道

來奔者不言出舉

其接我者也漆閭丘不言及小大敵也

春秋小國大夫多不書其姓氏庶其之書以其接我也以邑出為叛叛而歸魯則據其至魯而言來奔內外異辭也春秋內大惡諱今受叛人直書不諱者公時在晉季孫宿受之也義與公在會未歸而書滅項同漆閭丘不言及大小敵也

附錄左傳

齊侯使慶佐為大夫

慶佐在行黨

復討公子牙之黨

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

三子

齊公

族

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蘧子馮為令尹訪于申

叔豫

叔豫叔時孫

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

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

繭縣也

鮮食

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

使子南為令尹

子南公子追舒為二十二年楚殺追舒傳

夏公至自晉

秋晉樂盈出奔楚

左傳欒桓子娶于范宣子生懷子桓子欒廩懷子樂廩范鞅以其

亡也怨欒氏

十四年欒廩強逐范鞅使奔秦

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

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

欒祁桓子妻范宣子女盈

之母也范氏堯後祁姓

幾亡室矣

言亂甚

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

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

桓主

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

謂宣子不為廩責怒鞅而

反與鞅寵位

又與吾同官而專之

同為公族大夫

吾父死而益富

死吾父而專于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

懼害于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

證其有此

懷子好施

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宣子

使城著而遂逐之

著杜注晉邑在外易逐

秋欒盈出奔楚宣子

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

虎叔羆囚伯華叔向籍偃

十人皆晉大夫盈之黨伯華叔向兄羊舌虎其弟也

籍偃上軍司馬

人謂叔向曰子離于罪其為不知乎叔向曰

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

詩逸詩言

君子優游于衰世以辟害而卒其壽是亦知也

樂王鮒見叔向曰

樂王鮒晉大夫樂桓

子
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

曰必祁大夫

祁大夫
祁奚

室老聞之

室老叔向
家臣之長

曰樂王鮒

言于君無不行求救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

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

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讐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

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詩大雅覺
正直也

夫子覺者也晉侯

問叔向之罪于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

言叔
向薦

親親必與
叔虎同謀

于是祁奚老矣

老去公
族大夫

聞之乘駟而見宣

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詩周頌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于百姓故

子孫保

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

書夏書言聖人之謨謀功勳明有效

賴之

駢可定

安邦國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

謀鮮過有謨勳

也惠訓不倦

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

惠我無疆也

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鯨殛而禹興

言不

以父廢子

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

言不以一怨妨大德

管蔡

為戮周公右王

言兄弟罪不相及

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

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

公而免之

共載入見公

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

而朝

明不為私

初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

不使見叔

向父

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

言非常之

地多生非常之物

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

龍蛇喻奇怪

女敝

族也國大多寵不仁人聞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于難欒盈過于周周西鄙掠之辭于行人曰

王行人

天子陪臣盈得罪于王之守臣

范宣子為王所命故曰守臣

將逃罪罪重于郊甸

謂為郊甸所侵掠曰罪重孫辭

無所伏竄敢布

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于王室

輸力謂輔音以翼戴天子

王施惠

焉其子鷹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

大君謂天王

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鷹之罪臣

戮餘也將歸死于尉氏

尉氏討姦之官

不敢還矣敢布四體

布四體言無所隱

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

言

逐盈而自掠之是效尤

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

諸轅轅

侯送迎賓客之官轅轅杜注轅轅關在緄氏縣東南今河南鞏縣西南有轅轅山

凡大夫出奔皆不書逐之之人而以自奔為文者
明其自有取奔之道也盈不能防閑其母禍有自
矣故不以范臼逐之為文臼之罪易見盈之失難
知也君子違不適讐國楚晉之讐也盈之奔楚欲
因楚力以復入此無君之罪也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歷家推步之術皆一百七十三日始一交會去交

遠則日食漸少無頻食之理此年及二十四年頻食古今術者不能考知故日食雖天數之常聖人必以為譴異而書之以警人君之怠也

曹伯來朝

左傳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

曹伯即位三年此喪畢入見天子時也不朝京師而朝魯曾是以為禮乎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商任杜
注地闕

左傳會于商任錮欒氏也

禁錮欒氏使諸侯不得受

齊侯衛侯不敬

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興也

政須禮而行

政身之守也

政存則身安

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

以亂也

為二十五年齊弑光二十六年衛弑剝傳

知起中行喜州綽邢

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

四子晉大夫

樂王鮒謂范宣子

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

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

言子待之如欒

氏亦為子用也

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

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後先

二子鳴

前十八年晉代齊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最故自比于雞鬪勝而先鳴

莊公為

勇爵

設爵位以命勇士一云爵飲酒器設此以觴勇士

殖綽郭最欲與焉州

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駢迫還于門中識其枚數

事見前十

年其可以與于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

新言事齊日淺未得效勇耳

然二子者譬于禽獸臣食其肉而寢

處其皮矣

欒氏之出徒以范氏私相忌怨何有於國而平公受其激怒勤動諸侯以逞范鞅之積憾必欲盈無所容於世故盈發憤卒興禍亂此皆以私敗公足為世戒是時列國無事晉無所發政而亟會諸侯則知傳稱為錮欒氏信不誣也

附錄

公羊 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時歲在己酉

附錄

穀梁 庚子孔子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當歲之首月而公至自會著不朝正於廟也

附錄
左傳

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雨遇御叔

御叔魯御
邑大夫

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

武仲多知時
人謂之聖

我將

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

傲使人

言御叔不
任使四方

國之蠹也令倍其賦

古者家有國
邑故以重賦

為罰傳言穆
叔能用教

夏四月

附錄
左傳

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

正少

鄭卿官也公孫喬子產

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于是即位

魯襄八年

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

事執事不禮于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

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

在九年

楚人猶競而申禮于

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
有禮是以不敢攜貳于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矯

又從寡君以觀釁于楚

實朝言觀釁飾辭也言欲往視楚知可去否

晉于

是乎有蕭魚之役

在十一年

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

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

差池不齊一

楚亦不競寡君盡

其土實

土地所有

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

執事以會歲終

朝正

貳于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

石盂

石溴梁之明年

溴梁在十六年

子矯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

朝于君見于嘗酎

酒之新熟重者為酎嘗新飲酒為嘗酎

與執燔焉

助祭

閒二年聞君將靖東夏

謂二十年澶淵盟

四月又朝以聽事

期聽會

不朝之閒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

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

荐仍也

無日不惕豈敢忘

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

患而以為口實

謂但有徵責之言

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

仇讐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

之

傳言子產有辭所以免大國之禍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附錄

左傳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于齊侯曰商任之

會受命于晉

受銅欒氏之命

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

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

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

自棄也弗能以矣

為二十五年齊弑其君光傳

九月鄭公孫黑

肱有疾歸邑于公

黑肱子張

召室老宗人立段

段子石黑肱子

而

使黜官薄祭

黜官無多受職

祭以特羊殷以少牢

四時祀以一羊三年

盛祭以羊豕殷盛也

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于亂

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

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

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詩大雅侯維也義取慎法

度戒
未然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邾子下公羊
穀梁有滕子

左傳

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

晉知欒盈
在齊故

欒盈猶在齊

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為明年齊
伐晉傳

晉聞欒盈去楚適齊復為此會意專在於齊也大

夫彊擅以范氏惡欒盈而期年之間再合諸侯晉

失伯者之義不足以令諸侯矣是以齊莊不服雖

會而陰實保盈明年遂伐晉也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左傳楚觀起有寵于令尹子南

子南公子追舒

未益祿而有馬

數十乘

言子南偏寵觀起今富

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

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

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

焉爾其居乎

問能止事我否

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

重刑臣亦不為

漏洩君命
罪之重

王遂殺子南于朝，轅觀起

于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于朝。

子子南欲
犯命取殯

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

不欲犯
命移尸

三日，棄疾請尸，王許

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

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

傳譏康
王與人

子謀其父失
君臣之義

復使遠子馮為令尹，公子齶為司馬，屈

建為莫敖。

屈建
子木

有寵于遠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

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于人中。

申叔
辟遠

子不欲
與語

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

遠子就申叔家見之

日子三困

我于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

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

言恐與子並罪故不敢與子語

曰何故對

曰昔觀起有寵于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

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

遠子惶懼意不在御

至謂八人者曰吾

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

可

夫子謂申叔也如夫子謂以義匡已

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

之

追舒寵近小人其及固宜然楚子乃與人之子謀殺其父賊恩害義甚矣故以累上之辭言之

附錄左傳

十二月鄭游販將如晉

游販公孫薑子

未出竟遭逆妻

者奪之以館于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

子明游販十二月無丁巳丁巳十一月十四日也

子辰廢良而立大叔

良游販子

大叔

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

明之類

子明有罪而良又不賢故

求已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

怨曰無昭惡也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白卒

左傳

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

悼夫人晉平公母杞

孝公姊妹

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為鄰國闕

禮諸侯絕期故以鄰國責

杞自桓公以來與晉悼為婚姻國魯禮有加焉故其卒其葬皆得書

夏邾畀我來奔

公羊作鼻我

公羊傳

邾婁鼻我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

畀我庶其之黨書來奔惡內也鄉受邾叛人邑今又納其叛人故是年冬臧紇奔邾邾亦受之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左傳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于楚楚人召之

二慶虎及寅也

二十年二慶譖黃黃奔楚自理今陳侯往楚乃信黃為召二慶

使慶樂往殺之

慶樂二慶

之族二慶畏誅故不敢自往

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

人城

治城以距君

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

慶氏怨其

板隊遂殺築人故役人怒而作亂

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

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予常

周書康誥

言有義則存

無義則亡

殺梁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及慶寅慶寅累也

以慶虎及之

慶虎與寅據國叛君其罪大矣楚實討而克之而

以國殺為文何也蓋陳侯不能正其罪而帥楚師

以臨之使役人懼楚而殺二慶故不得以討賊書
然觀陳蔡附楚尚能藉楚之力以制亂臣而魯臣
之逆節皆齊晉成之蓋義亦有愧於楚矣及慶寅
以虎之罪而及之也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黃之出以二慶二慶死則黃之歸易矣自楚者因
楚力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左傳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樂盈

及其士

藩車之有障蔽者使若媵妾在其中

納諸曲沃

樂盈邑

樂盈夜見

胥午而告之

胥午守曲沃大夫

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

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

集成也

盈曰雖然

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

而觴曲沃人

胥午匿盈而飲其衆

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樂孺子

何如

孺子樂盈

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

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

謝衆之思

己四月樂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獻子魏舒

絳晉國都初樂盈佐魏莊子于下軍莊子魏絳獻子之父獻子私焉

故因之私相親愛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樂氏成八年莊姬譖之樂卻為

徵韓趙方睦韓起讓趙武故和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樂氏

十四年晉伐秦樂廩違荀偃命而固與范氏和親范宣子佐中行偃于中軍知悼

子少而聽于中行氏悼子知螢之子荀盈也少年十七知氏中行氏同祖故相聽從

程鄭嬖于公鄭亦荀氏宗唯魏氏及七輿大夫從之七輿官名

樂王鮒侍坐于范宣子或告曰樂氏至矣宣子懼桓

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

桓子樂王鮒固宮宮之有臺觀守備者

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

有利權又執民柄

賞罰為民柄

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

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

喪

夫人有祀喪

王鮒使宣子墨線冒經二婦人輦以如公

恐欒氏有內應距之故為婦人服而入

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

用王

鮒計欲強取之

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

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

駢乘持帶

駢乘必持帶恐墮隊

遂超乘

躍登獻子車

右撫劍左援帶

劫命驅之出僕請

請所至

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

手賂之以曲沃

恐不與已同心

初斐豹隸也著于丹書

蓋犯罪沒

為官奴以丹書其罪

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

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

于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

閉諸門外

督戎從

之踰隱而待之

隱短牆也

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

氏之徒在臺後

公臺後

欒氏乘公門

乘登

宣子謂鞅曰矢

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

用劍短兵接敵欲致死

欒氏退攝

車從之

鞅攝宣子戎車

遇欒樂

樂盈之族

曰樂免之死將訟女于

天樂射之不中又注

注屬天于弦也

則乘槐本而覆

樂樂車轆槐而

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

魴樂氏族

欒盈奔曲沃

晉人圍之

公羊傳

曲沃者何晉之邑也其言入于晉入于曲沃何

欒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也

盈挾齊援以入而不稱自齊潛入也不言叛非直

叛也劫衆以敵君直亂而已矣曲沃欒氏邑盈帥
曲沃之甲以入晉而兵敗之後仍入曲沃蓋當時
彊臣各以利誘其私屬背公死黨不復知有大義
春秋據實以書見諸行事者可謂深切著明矣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齊始伐
盟主

左傳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

先驅
前鋒

軍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傳摯為右

申驅
次前
軍傳摯申

鮮虞之
子也

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

公御
右

貳廣上之登御

邢公盧蒲癸為右

貳廣公副車

啓牢成御襄罷師狼遠疏

為右

左翼曰啓

肱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

右翼曰肱

大殿商

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

大殿後軍

燭庸之越駟乘

四人

共乘殿車也

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

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

曰不可臣聞之小國聞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

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

文子陳完之孫須無武子崔杼

也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于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

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子何有

言欲弑之

子姑止之

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

君弑

之惡過于

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

自抑損

況以

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

朝歌杜注屬汲郡今河南淇縣即古朝歌也

為

二隊入孟門登大行

二隊分兵為兩部孟門杜注晉隘道司馬貞曰在朝歌東北大

行杜注山在河內郡北地理志在野王縣西北今河南河內縣即河內郡野王縣

張武軍于

熒庭

張武軍謂築壘壁熒庭杜注晉地

戍郛郛

取而守之郛郛杜注晉邑

封少水

封晉尸以為京觀少水即澮水也出今河南密縣古郛城西北

以報平陰之役乃還

平陰役在

十八年

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釐

趙勝趙蒯之子

東陽杜注晉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今山東恩縣西北有東陽城晏釐齊大夫

上書藥盈入曲沃而繼書齊侯伐晉則傳稱齊陰

納盈信而有徵矣齊為平陰之役欲報讐而未有

閒故陰納盈以亂其國因乘亂以伐之度晉方內

難力有所不能及也其言遂何意主伐晉而伐衛

以先之猶齊桓意在伐楚而侵蔡以先之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榆公羊穀梁作渝雍榆杜注晉地汲郡朝

歌縣東有雍城
在今濬縣西南

左傳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

公羊傳曷為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

穀梁傳言救後次非救也

救者赴急之師次止也次于雍榆有所畏也不救則畏晉之討往救則畏齊之彊於是遲回觀望待其已去而後躡之也然則齊桓聶北之次豈異此歟蓋聶北之役先言次而後言救按兵待時卒能

救邢故以救終之雍榆之役先言救而後言次心
持兩端緩不及事故以次終之

已卯仲孫速卒

左傳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
公彌公鉏悼子

統也訪于申豐曰
申豐季氏屬大夫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

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

其然將具敝車而行
其然猶必爾乃止訪于臧紇臧紇曰

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
為上賓

既獻

已獻酒

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

酒樽既新復潔絜之

召

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

獻酬禮畢通行為旅

使

與之齒

使從庶子之禮列在悼子下

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為馬

正

馬正家司馬

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

閔子馬閔馬父

曰子無然

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

所位

處

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

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

次

次舍也

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

具燕饗之具

盡舍旃

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

出季氏家臣仕于公

孟孫惡臧孫

季氏愛之孟氏之御駟豐點好羯也

羯孟莊子之庶子孺子秩之弟

孝伯也

曰從余言必為孟孫

為孟孫後

再三云羯從之孟莊

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讐臧氏

使孟氏與公鉏共憎臧孫公

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

固自當立

若羯立則季氏

信有力于臧氏矣

不應立而立之則彼荷其恩故功力多也以臧氏為辭蓋譏之

弗

應已外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

戶側喪主

季孫至入

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

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

季孫廢鉏立紇云欲擇才故以此答之

且

夫子之命也

遂誣孟孫

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

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

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

常志相順從身之害

孟孫

之惡我藥石也

常志相違戾猶藥石之療疾

美疢不如惡石夫石

猶生我

愈己疾也

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左傳

孟氏閉門告于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

欲為

公鉏鑿
臧氏

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

戒為備也

冬十月孟氏將

辟藉除于臧氏

辟穿藏也于臧氏借人除葬道

臧孫使正夫助之

正夫

遂除于東門甲從已而視之

畏孟氏故從甲士視作者

孟氏又告

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

見其有甲故

乙亥臧紇斬鹿門之

闕以出

魯南城東門

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

死

鑄杜注鑄國濟北蛇丘縣所治今山東肥城縣有鑄鄉即漢蛇丘縣治也

繼室以其姪

穆姜之媵子也

姪穆姜媵母之子與穆姜為媵昆弟

生紇長于公宮姜

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為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

臧賈且致大蔡焉

大蔡大龜

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

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

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

請

賈使為為已請

遂自為也

為自為請

臧孫如防

防臧孫邑

使來告曰

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

言使甲從已但慮事淺耳

非敢私請苟守

先祀無廢二勳

二勳文仲宣叔

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臧紇致

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

謂陳其罪惡盟諸大夫以為戒

臧孫曰

無辭

廢長立少季孫所忌故謂無辭以罪已

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

惡臣而問盟首焉

惡臣請奔亡者盟首載書之章首

對曰盟東門氏

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嫡立庶

文公命立子惡公子

遂殺之立宣公

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

蕩覆公室

謂譖公與季孟于晉

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

叔曰盍以其犯門斬闕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

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闕臧孫聞之曰國有人

焉誰居其孟叔乎

孟叔孟獻子之孫子服景伯居猶與也

穀梁傳

其日正臧孫紇之出也

正其有罪

蘧伯玉曰不以道

事其君者其出乎

紇阿季氏擅廢立以取亡罪也以防不書者魯不知以是罪紇特以犯門斬關盟之故舊史唯紀其奔而聖人因之

晉人殺欒盈

左傳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

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

公羊傳曷為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

殺梁惡之弗有也不言殺其大夫是
傳不有之以為大夫

自外犯君而入非復晉大夫故不言殺其大夫稱

人者討賊之辭

齊侯襲莒

左傳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且于杜注莒邑在今山東

莒州境傷股而退齊侯傷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壽舒杜注莒地

亦屬莒州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
二子齊大夫且于隧狹路宿

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于蒲侯氏蒲侯氏杜注近莒之邑莒子

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

欲以盟要二子無致死戰

華周對曰

華周

即華

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

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

杞梁即杞殖

莒人行成

勝大國益懼故行成

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

梁戰死妻

喪行迎

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

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傳善婦人有禮

乘人不備掩而取之曰襲齊侯還自伐晉而襲莒

無名之師盜賊之為耳不言遂閒有事也

附錄

左傳

齊侯將為臧紇田

與之田邑

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

言伐晉

齊侯自道伐晉之功

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

伏夜動不穴于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

作焉寧將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

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

故以比鼠欲使怒而止

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

謂能辟齊

禍而不容于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

書曰念茲在茲

言行事當常念如在已身也

順事恕施也

日講春秋解義

日講春秋解義卷四十二